

湘城文华录

——建国后长沙文化史料专辑

下

长沙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
长沙市文化局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顾 问： 范正明 黄曾甫

主 编： 曹铁安 杨源明

副 主 编： 赵一东

责任编辑： 贺孝武

编 辑： 梁小进 曹 凜

封面题字： 赵家寰

封面设计： 曹铁安

目 录

喜人春色满长沙

——近半个世纪来长沙地区文化事业综述……………政 文



长沙市文化事业四十七年回顾	张诚生(1)
长沙博物(纪念)馆简述	杜丁华(35)
十年文物工作的回顾	肖 湘(39)
辉煌的长沙文物考古事业	邱冬联(50)
我所了解的长沙文博事业	王建宇(67)
长沙铜官窑再调查收获简述	肖 湘(79)
长沙市图书馆的历史与现状	张晓原(85)
长沙黄泥街书刊市场纪实	许言午(97)
记长沙市电影公司的发展历程	任亮凯 丰东阁(105)
长沙市群众文艺活动的回忆	欧阳好龄(115)
十五年来长沙文化娱乐市场一瞥	关建之(124)



长沙花鼓戏进城来	屈日中(131)
关于长沙花鼓戏	朱运鸿(147)
湘剧漫谈	周俊克(149)
我所知道的长沙湘剧	朱运鸿(155)

回忆长沙市京剧团	潘松骏(160)
长沙歌剧掠影	范广兴(167)
长沙近代木偶皮影戏琐忆	何德润(171)
近代长沙皮影木偶艺术浅叙	陈迈众(182)
长沙曲艺四十年	魏 杰(192)



关于《布衣毛润之》	陈义平(208)
关于《铸剑志》的创作情况	陈义平(212)
奉调晋京的《马桑树》	于在熙(216)
明珠出土话《砍樵》	凌翼云(219)
《园丁之歌》诞生记	曾 锐(226)
湘剧《园丁之歌》兴衰三步曲	魏 杰(229)
花鼓戏《田寡妇看瓜》的编演过程	唐璧光(237)
《双送粮》与《浏阳河》	朱立奇(239)
附:《浏阳河》的风波	唐璧光(247)
关于《浏阳河》创作问题的公开声明	徐叔华(250)
快板打进怀仁堂	宋 辛(252)
弹词《霹雳一声春雷动》的创作	范正明(256)
康德与《追鱼记》	唐挥之(260)
湘剧《追鱼记》改编、演出的点滴回忆	康 立(263)

名人风采

毛主席与彭俐依谈戏	范 舟(267)
幸福的回忆	刘春泉(270)
悠悠往事长相忆	潘松骏(275)
一次难忘的演出	伍岳云(280)
记胡耀邦在浏阳看花鼓戏	朱 赫(282)
忆“文革”中与华国锋在一起的日子	冬 耳(285)
田汉与长沙戏剧	田 灿(291)
附：湘剧忆事	田 汉(297)
曹瑛与长沙市工人文工团	汤 炜 龚克利(300)
我与“刘海”	何冬保口述 何治国整理(302)
忆湘剧名演员彭俐依	以 之(312)
忆父亲康德	康 立(320)
彭福娥的表演艺术追忆	真 金(325)
回忆恩师贺华元	曾 奎(328)
戴伯淳逝世二十二年祭	黄曾甫(337)
怀念戴伯淳同志	喻岳衡(340)
胡华松的演出生涯	屈日中(343)
罗元德先生二三事	真 金(346)
“榜眼”花脸廖升翥	曾 锐(348)
忆湘剧著名鼓师——傅儒宗	周俊克(350)
记多面革新能手——刘伯涛	邹 正(353)
缅怀陈楚儒老师	曹汝龙(355)
陈剑霞二三印象	范 馨(357)
我的艺术之路	谢莲英口述 屈日中整理(360)
我扮“毛润之”的体会	曹汝龙(366)

我的编导生涯	陈北方(368)
为伊消得人憔悴	曾金贵(374)
记《拨火棍》参加省首届青年戏曲演员会演的经过	金国纯(378)
我与一百个角色	范广兴(381)

文苑花絮

记解放初期的长沙市工人文工团	龚克利(386)
忆建设文工团长沙分团	唐挥之(390)
建设文工团浏阳分团纪实	陈迈众(396)
忆建国初在望城县文工团的那段日子	邓序鸾(399)
梅花香自苦寒来	张怀新(405)
回忆长沙市工商联业余湘剧团	祝钦坡(409)
1955年长沙市文艺骨干学习班追忆	黄 天(412)
湘江水哺育董家班	董武炎(419)
长沙湘剧界抗日救亡活动述略	黄曾甫(424)
长沙戏剧界解放前后的活动片断	张文祥(431)
忆五十年代前后长沙的音乐活动	傅紫荻(439)
从事长沙“戏改”工作的回顾	周俊克(445)
记湖南第三届赴朝慰问文工团在朝鲜的日子	铁 可(456)
四十年前梅兰芳、常香玉在长沙演出的盛况	文忆萱(463)
追忆中南代表团的来长演出	文忆萱(467)
湘剧脸谱	曾 奎(471)
“拿韩”、“开台”与“跳加官”	黄曾甫(476)
附录:	
建国以来长沙文化事业大事记(1949—1996)	屈 午(483)

毛主席与彭俐侬谈戏

范舟

毛主席回湖南视察工作，总是要看看家乡的地方戏。据笔者所知，他点的看的湘剧、花鼓戏、祁剧就有数十出之多。由著名湘剧演员彭俐侬、杨福鹏合作演出的弹腔《打雁回窑》，毛主席在几年之内，就连续点看过3次。他似乎很喜爱这出表演精湛、富有生活气息的折子戏，并饶有兴趣地和彭俐侬谈起这出戏的修改问题来。

《打雁回窑》又名《汾河湾》，写的是唐朝大将薛仁贵的故事。

薛仁贵别妻投军，18年后因功封为平辽王。他身着一般军人服饰，回到山西绛州龙门县家乡，寻找他的妻子柳迎春。没想到行至汾河岸边，遇着一位英俊的少年，弯弓射雁，投纶刺鱼，武艺高强，便心生嫉妒，暗放冷箭，将青年射死。随后薛仁贵夫妻相会，在窑内发现男鞋一只，怀疑

妻子不贞，便以此证，举剑欲杀柳迎春。柳迎春向丈夫解释，这只男鞋是背父生的儿子薛丁山穿的。薛仁贵这才想起，出外投军时，妻子正怀着孕，于是疑团尽释，便让柳迎春唤儿子前来，父子相见。柳说明儿子去汾河湾打鱼雁未归时，薛仁贵暗自吃惊，几经盘问，他不得不承认儿子被他暗害了；夫妻之间爆发了一场强烈的感情冲突……

毛主席于1958年冬，在长沙第一次看了这出戏。那晚散戏后，彭俐依卸了妆，想去看看毛主席，快到蓉园客厅时，恰好遇着省委书记周小舟同志，他很理解彭俐依的心情，问道：“彭俐依，想看看毛主席，我领你去吧。”彭俐依随省委书记进了客厅，小舟同志向毛主席介绍说：

“主席，这是湘剧名演员彭俐依。”

毛主席看着他，笑呵呵地说：“认得认得，刚才还看了你的戏嘛。你扮的柳迎春，演得很好嘛。”

彭俐依腼腆地说：“我演得不好，请主席指教。”

毛主席让他在身边坐下，便开始谈起这出戏的修改来。毛主席像是和她打商量似地说：

“你看这出戏莫让薛仁贵射死他的崽，要得么？”

彭俐依根本没有思想准备，谁想到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的主席，会和一个演员研究一出戏的修改呢！她正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毛主席吸着香烟，半自语地说：“哦，要是不射死崽……”说至此，毛主席幽默地指着彭俐依说：“你们‘两公婆’就不好扯皮，没有戏啞，是吧？”

毛主席风趣随和的态度，解除了彭俐依的拘束，她向毛主席汇报了这出戏是源于通俗小说《薛仁贵征东》，存在着薛仁贵、薛丁山父子的因果迷信成分。

毛主席笑着说：“那是野史。正史上有个薛仁贵，是唐朝的一员大将，他没有射死过自己的崽，也没有一个叫薛丁山的崽，只有一个崽叫薛讷。”

彭俐依听得很新鲜，忙问：“主席，是哪个字呀？”

毛主席放下香烟，在自己的手掌上一笔一划地边写边说道：“‘讷’”言旁边一个内字。薛讷也是一员大将哩！，他的传在《新唐书·列传》第三十六卷上，你去翻翻看。”

彭俐依听着听着，对主席如此渊博的学识和如此惊人的记忆力钦佩极了。……

她回到家里，兴奋把这件事告诉她的爱人（她竟忘了这是违反纪律的）。并说：“家里不是有《唐书》么，你翻翻看，主席要我看哩。”

她爱人翻阅了《新唐书》，一点不错《薛讷传》正是在列传三十六卷上。

从这时起彭俐依就把修改《打雁回窑》的事，一直放在心上，因为这是毛主席亲自给她谈过的啊！……

1963年5月，彭俐依去北京参加中国文联全委会。恰好，她的爱人正在中央文化部编剧讲习会进修。她便和爱人一道，邀请了中央的戏剧专家郭汉城、陶君起、颜长珂等同志，研究《打雁回窑》的修改问题，能不能不让薛仁贵不射死的他的崽。

经过大家认真深入的分析研究，还是毛主席说的那句话：“……不射死崽，你们‘两公婆’就不好扯皮，没有戏啦。”事情确实如此，戏剧情节与戏剧中实是紧密相关的，改变了戏的情节，必然影响戏剧中冲突的开展，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戏，这是艺术创作规律的问题。毛主席把这种规律的问题，消融于他那幽默诙谐的生活语言之中，不让演员去做那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事。当然彭俐依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她觉得这是毛主席提出过的意见。总要落实才好，反映了她对领袖的尊重与热爱。现在经过戏剧专家的论证，加深了她对毛主席讲话的认识，便放弃了改剧本的念头，便和杨福鹏老师在表演上切磋磨练，使这出戏在艺术上更臻完美。后来毛主席又点看过两次，称赞他们的精益求精的精神。

幸福的回忆

刘春泉

我清楚的记得第一次在北京怀仁堂为毛主席演出《六郎斩子》，是1956年的夏末。这次演出，我不仅有幸见到了毛主席，而且我的艺术生命就此得到了转机。因为当时在省里，戏剧界提倡男演男，女演女，希望我放弃唱了近二十年的生角，去改唱旦角。我内心不愿意，正处在徘徊、彷徨之中。当晚我演第四出压轴戏。开演前我就把妆化好了，为的是想多看看主席，免得在演出时思想不集中，演砸锅了。我一直在侧幕边等着，忽然一阵掌声，全场起立，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进场。他坐好后，马上就开演了。主席坐在正中，我一出场面对着他，差点忘了词。我赶快镇定下来，开口演唱，但我的心跳得厉害。演出一有间隙，就偷看毛主席的面部表情，只见他老很高兴，边鼓掌边和两旁坐的人说说笑笑，有时把手指指点点。我很紧张地把戏演完后，直想主席到台上来，和我们说几句话，那该多幸福啊！可是他没

有上台来。过后，有人告诉我，毛主席说过，那个唱《六郎斩子》的演员，演得很好，特别是唱得好听，很有韵味，是个男孩吗？我听了无比兴奋和感激，能得到毛主席的肯定，也没辜负我吃苦受累、挨打挨骂二十多年来之不易的成绩。我们回长沙后，再有人提起改旦角的事，我就以毛主席对我演生角的肯定为理由，坚持不改行。因为我根本没有小喉咙，唱旦角无法保持到今天的。

1958年，我随团去武昌，再次为毛主席演出《六郎斩子》。他老看后很高兴，又点我唱了出《卢俊义上梁山》。这次以后，再没有人跟我提改旦行的事了。

同年年底，我在省委礼堂内又一次见到毛主席。当时的省委书记张平化的夫人曹梦兰同志拉着我走近主席身边说，刘春泉同志为您清唱段湘剧好吗？主席点点头说可以。我唱后，主席很高兴鼓掌叫好。我便来了个自我介绍，说我的艺名叫六岁红，在北京、武昌两次为您演出《六郎斩子》，您还点了我的《卢俊义上梁山》，您老想起了吗？主席一笑说，啊！想起来，你就是那个演杨六郎、卢俊义的，叫刘春泉的是吗？我连忙答应是的是的。毛主席又对我说，小刘，你的演技很好，唱得很好听，下次再为我演唱好吗？我连忙答应好好好，此时我的心象波浪似的翻腾起来。那晚回宿舍，久久不能平静，又美又掉泪，这是幸福的泪水。演员在旧社会是被人看不起的戏子，在最底层，女演员麻烦更多。我现在不但能见到毛主席，能为他老演唱，还得到他的亲切关怀、鼓舞，真叫我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简直象做梦一般，我真是太幸福了！我真想大叫，我是最幸福的人！我躺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睡，充满着幸福和兴奋，睁着双眼一直望到天亮。

1959年，毛主席来湘视察，我刚刚接演《三女抢板》（就是现在的《生死牌》）。演出结束后，又要我到省委九所跳舞、清唱。一见面，主席就叫我的名字，说是春泉同志辛苦了。握过手后，拉我

坐在他身边，夸我演得好极了，有气派，眼睛很有戏，表演很逼真，唱腔有特殊韵味。音乐响起后，主席就拉我离座跳起舞来。同时我为什么叫六岁红又叫刘春泉？我告诉他六岁红是艺名，刘春泉是本名。主席又问，你的艺名叫六岁红，真的是六岁登台吗？你父母是演员吗？我说，我爹唱花旦，在江西很有名。我四岁多就开始登台演娃娃生，五岁多学生角，六岁上一出《卢俊义上梁山》打响第一炮，得了四十元彩钱，六岁红的艺名就由此得来。这样就开始了我的艺术生涯。我是在江西唱红了以后，才回湖南来的。毛主席问我父女两个为什么反演？我告诉主席，我爹长得比我漂亮、清秀，生成只能演花旦。我粗眉大眼，性情急躁，大嗓好，演生角合适。主席笑了笑又说：我看你长得很好，演须生很美。又问我：你父亲比梅兰芳如何？我说：扮相比梅大师还要强点，他是江西有名的花旦王。有人曾对我外婆说过，有这样的女婿，酱油拌了吞得下。主席又笑了。还问我是党员还是团员？我说什么都不是，正在申请入党，不知何时才够条件？主席点头说：只要有要求，你们演戏的都是穷人，积极工作，努力争取，是能够实现的。但要接受党和群众的考验，经风雨，见世面，对党忠诚老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得了。我回答：一定牢牢记住您的教诲，争取当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主席很满意我的回答。后来又说：黄伯贤父女的舍己救人、知恩报德的高尚品德是值得人们学习和歌颂的，你演这个人物很合适，演得很好，很逼真，使人看了还想看。我很喜欢看你演戏，特别爱听你唱，别有风味，是一种享受。我看这出戏可以拍电影，就叫《生死牌》好了。从此，这个戏就改名《生死牌》。七月份，省委决定把《生死牌》搬上影幕，由上影拍成舞台艺术片。同年十月，上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在政协礼堂演出后，受到中央领导、专家的高度赞扬和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但是毛主席没来看戏。后来，

毛主席派人对团领导说：主席请部分同志到中南海做客，人不要多，十多个就行，要带两把好胡琴，毛主席指名要春泉同志唱几段。那晚参加人数有18人，毛主席很高兴地接待我们。一见面，主席习惯地拉我坐下说：春泉同志，这次有事，来不及看你们演出，很对不起，为表示歉意，特为你们准备这次晚会，听听你们清唱，大家在一起跳跳舞、谈谈家常、见见面，以作补偿。你今晚要多唱几段，我又有好些日子没看你演唱了，想多听听。当晚参加晚会的还有朱总、董老、李富春副总理、郭沫若等中央领导人和老专家。我唱了好几段，团里其他演员也各唱了一段。接着跳舞，主席又首先拉我跳，同时问我：来京参加献礼，剧名是叫《生死牌》吗？电影拍完了吗？比舞台演出效果如何？在京演出反映怎样？还问我身体好吗？累不累？我告诉主席，剧名已改为《生死牌》了。电影还未拍完，比舞台效果不会差，通过一段时间拍摄的磨炼，集体和个人的艺术质量有所提高，各方面也有明显的改进。在京演出反映很好，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观众还有流泪的。我身体也好，嗓子也好，感谢主席的关心和鼓励。主席说：你们演出的反映，对你的评价，我都知道，也在我的预料之中。请你来我这里作客，也是为你们演出成功表示慰问。我还有点要求：《生死牌》的改本如果有多余的话，送我两本好吗？你近来的便装照片能送我两张留作纪念吗？我连忙说好好，明天就送来。主席说，你答应送我剧本和照片，这就表示对我友好，我们今后是好朋友和老朋友。主席边说边笑，我也笑起来了。主席又说：你演戏的气派和风度有些象周信芳，唱腔却有特色，可与言、马媲美，你的扮相、嗓子比他两个还好，年纪也轻多了。你是了不起的艺术家，但不能骄傲，要谦虚谨慎，否则就要失败的。我想主席可能是对家乡戏有特殊的感情，所以特别爱看爱听，对我也就给了特殊的鼓励，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此后每逢毛主席来长沙，即使我在外

地演出，也要把我拉回长沙为他老演出或清唱、跳舞、谈天，毛主席有时用他那巨人般的大手笑盈盈地抚摸我的头，象慈父般地问这问那；有时听我唱，他的手点板点眼，或者轻声地哼句把唱词，还嘱咐曹梦兰同志给我物色一个好对象，说是一个好演员也要有一个好家庭。要有人关心帮助，无后顾之忧，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毛主席对我的关怀爱护，令我终身不忘。

从1966年到1975年底，相隔十年之久，我再没有见到过毛主席，可是毛主席还记得我。1975年，他还问刘春泉同志还在吗？我要看她演戏。后来送去了我演的现代戏《沙家浜》中沙奶奶的录相，毛主席提出，我不看她的现代戏，要看她的须生戏。我听到后，惊喜交加，涕泪双流，隔了这多年主席还记得我，还要看我的戏，真是太难得了。当时我身体很不好，但我想尽办法吃药，打起精神为毛主席演出了好些传统戏。如：《百花记》、《追鱼记》的小生戏，《骂曹》、《放曹》、《六郎斩子》、《生死牌》、《上天台》、《回书》、《磨房会》、《卢俊义上梁山》等须生戏，录相送到北京以表达我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不想没多久，毛主席就逝世了。当我参加在东风广场举行的追悼会时，我悲痛欲绝，当场晕倒了，送医院打了一天的吊针，醒过来我又哭了，现在想起来还想哭。我再也听不到主席的谆谆教诲，再也看不到主席的慈祥和蔼、谈笑风生的风采了。我只有把一次次幸福的回忆铭刻我的心里。

悠悠往事长相忆

潘松骏

1942年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恰巧我也是1942年进戏校学戏。20年后1962年我见到了毛主席并为他面对面清唱。那天我在湘江剧场演出《大破天门阵》，我扮《辕门斩子》的杨六郎，完戏后，党支部书记到我房里，要我换件好衣服，我说“身上这件是最好的，过春节就是这件衣服”，围了一条白绒围巾，就同他上了汽车，在车里他告诉我说：“你有福气，毛主席来了，要听《辕门斩子》。这是光荣幸福的任务，但要保密。”到了省委交际处，那里正在举行舞会，毛主席和省委的领导张平化、徐启文、谭余保等都在场。毛主席身材魁梧，两鬓白发，穿非常浅淡的咖啡色呢制服，半高统棕黄色大头皮鞋。吸着香烟，请他跳舞，他就把烟熄灭，跳完舞又把熄灭的烟点着吸。我给他清唱时，他看着，我就忙划着手势，没有紧张，琴师打的调门也合适。唱完后，毛主席鼓掌鼓励。一会儿省文

化局的领导要我“再唱段《借东风》，这是首长点的”。我唱的时候，毛主席用手拍板，摇头晃脑地合着弦律。我心里很激动，唱完后毛主席又鼓掌。一会儿跳舞时，张平化书记走近我说“你唱的是孔明先生吧？”我说“首长，我没唱好。”平化书记说“唱得好，唱得好”。……。回家后，我很兴奋，觉也睡不着了，就翻着《毛泽东论文艺》看，边看边回忆刚才的幸福情境。以后，我在反映红军时期的现代戏《井冈山黎明》中演党代表张可，得到张平化书记的赞扬。他看了这个戏，在休息时到后台看望演职员时对我说“你不戴胡子也蛮好嘛”。这个戏的生活原形是毛泽东派何长工上井冈山收编王佐、袁文才。我演的党代表张可就是生活中的何长工。我还在《地下火焰》中饰吴先生，吴先生生活中的原形是刘少奇。这个戏参加了中南局现代戏会演，得到陶铸同志的好评，陶铸同志在演出后到后台开了座谈会，高兴地说：“你们演的是京剧，不是话剧加唱。”又问我“你知道你演的是谁吗”。我回答“是刘少奇主席”。他又问“你是哪里人？”我说“上海人”。他说：“上海人唱京剧，还是现代戏，你们很大胆，这个人（指剧中的吴先生）开始我还以为不会出场，结果还是出来了。”他接着问：“湖南有多少个京剧团？”省文化局副局长胡代炜说“湖南省有9个京剧团”，他说：“湖南对京剧蛮有兴趣嘛”。临走时他说“我再说一遍，你们演的是京剧，不是话剧加唱”。和他一起到后台的还有中南局的其他书记和中南局宣传部长王匡同志。

1963年，毛主席到长沙，我又见到他老人家。

朱德委员长来长沙，在省委交际处，我给他清唱了《定军山》和《王佐断臂》，演出前我预先写好了唱词交给了朱委员长。我唱时，朱德委员长戴上眼镜看唱词，当时在座的还有徐特立老人。

1971年毛主席来长沙，由华国锋陪同看了5个多小时电视，节目由省文工团各个队演，摄象地点在省水电厅，开始没有安排

京剧，后来毛主席问华国锋有没有京剧，华国锋说“有”，就把京剧叫去演出，当时给我们规定的节目都是样板戏的唱段，我唱了《智取威虎山》中的《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毛主席离开长沙后，华国锋传达了毛主席看电视的情况，毛主席说“后面的节目是我本人点的（指京剧）。谢谢。”又说“地方戏移植样板戏（指湖南花鼓戏《沙家浜》）好”又说：“阿庆嫂，利索！”阿庆嫂由李小嘉扮演。

1974年毛主席来湖南养病，10月份，我们在湖南电视台、通过电视演了剧团公演过的所有样板戏。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龙江颂》、《海港》（片断）、《杜鹃山》等，其中《杜鹃山》这个戏剧团没有排演，临时以7天时间赶排出来，布景来不及做，借省湘剧团的布景。后来又派下任务，说领导要研究点老戏，搞了三段彩唱。《四进士》中的宋士杰唱段由达子红演唱，《凤还巢》中的程雪娥的唱段由赵婉如演唱，《借东风》中的诸葛亮唱段由潘松骏演唱。在东风剧院拍电视，台下看戏的有省委领导张平化，李振军等，还有省文化局的王庆章局长。这三个戏拍完后，王庆章局长到后台要每人再加一个剧目，达子红加演了《铡美案》的包公，赵婉如加演了《女起解》中的苏三，由喜秀演崇公道。潘松骏加演了《空城计》中的诸葛亮、李汉才演司马懿。那天演到凌晨4时多。1975年元旦，这些节目被社会上的电视观众收到，纷纷打电话到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局质问“牛鬼蛇神怎么在电视里出现了”。回答说“是台湾、香港的”。有的人说“达子红、潘松骏到台湾去了吗？”，为了缩小社会舆论，有关部门把我们都安排进了省委的“九所”。迎接我们的是当时的省公安厅长高文礼、副厅长唐瑞庭，中央电视台当时也叫北京电视台来了一辆电视车和两位电视导演杨洁、宋洪。杨洁后来拍摄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摄象的姓段，还有几位记不起了。湖南电视台还有迟峰、张林芝、宋台长等。第一天我录了《武家坡》，我扮演薛平贵，赵婉如